

茂密丛林间,一条仅容两人并肩通过的羊肠土路,从广西凭祥市友谊镇英阳村的村头歪歪扭扭地伸向山顶。“翻过山顶就是越南了,那里立有中越陆路1064号界碑。”民警岑肯指着土路延伸的方向说道。他所在的广西公安边防总队崇左边防支队叫隘口边防派出所,出门50米外就是越南领土。此刻,岑肯正在“英阳便道”上进行边境巡逻。

随岑肯爬上山顶,往远处眺望,是满眼的绿树婆娑。纵横交错的土路连接着两国国土,从芭蕉树在路旁摇曳,片片农田镶嵌在山凹处。在越南通往界碑的三岔路口上,五六个黑瘦的越南人,正警觉地张望着身穿警服的岑肯。

“他们是来帮边民务农的越南人,贪图方便想从边境便道过境;当然,涉毒人员也喜欢从便道入境以逃避我们的检查。不过,他们的眼神不同,不难区分。”在边境巡逻多年,岑肯对这一带的便道和来往人员很是熟悉。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边境人流、物流剧增,境内外的贩毒分子混迹其中,让广西成为国内仅次于云南中缅边境地区的第二大毒品走私入境通道。作为广西与东盟陆路桥头堡的崇左市,更是站在了打击毒品犯罪的第一线。

统计数据显示,从今年初到6月27日,崇左市公安边防支队共破获各类毒品案件24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55人,缴获各类毒品109.54公斤,缴毒总量在全国自治区名列茅前。

这些看似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缉毒故事,是缉毒官兵们与毒品犯罪分子一次次的生死较量。

便道埋伏抓毒贩

凭祥市是崇左市管辖的县级市,因为与越南接壤,素有“祖国南大门”之称。6月22日上午,《工人日报》记者驱车来到凭祥市友谊镇隘口村,只见在连绵的山坡上,层层叠叠地盖起了一座座小洋楼,远远望去,就像是“小布达拉宫”。

“这里地处边贸前沿,经济发达,加上最近几年政府大规模征地,村里的百万富翁不在少数,千万富翁也很多。”隘口边防派出所副所长顾会永告诉记者,边境村庄经济的发达,也给吸毒贩毒非法活动提供了土壤。

2010年,隘口边防派出所副所长韩中宽刚到任时发现,辖区有一个村子,从16岁到25岁的男青年不少都吸毒,原因竟然是平时精神空虚,大伙时常聚在一起吃饭喝酒,再吸上几口,一起玩。

“前些年我问村里的年轻姑娘,知不知道你老公吸毒?她说知道啊,村里吸毒的人那么多,不嫁他嫁谁?”韩中宽很是感慨。

“以前重点是办大案,今年我们转变模式,重点打击零包贩毒类型的小案,只要打掉一个零包,就能直接切断一条吸毒人员的毒品来源。”顾会永表示,零包贩毒虽然案件小,但社会危害大,直接危害边民。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非法持有毒品罪量刑必须要达到10克以上的量,但零包贩毒者往往携带量不大,“他们一般随身携带三五克,普通粉仔吸食海洛因一天‘一飞’(注:当地语,指吸食一次的量)才0.03克左右。”

如果前期侦查工作中对其违法证据搜集不充分,即使抓到了零包毒贩,也很难将他们绳之以法,这就要求边防派出所把群众基础工作做扎实,在打击零包贩毒前,要对涉毒人员家里有几个门、几扇窗、附近有几条小路可供逃跑等信息掌握得一清二楚。

今年6月8日,根据线索,隘口边防派出所民警决定在浦寨边贸点中越边境便道附近,对一名由越南非法入境的贩毒人员实施抓捕行动。当天下午3点半左右,顾会永带着5名便民警在便道边的树丛中蹲守。

正是烈日当头,山道旁没有一丝风。潜伏在便道边的民警任汗湿透衣服,也不敢出一口大气,生怕惊动了贩毒人员。大约过了40多分钟,一名中年男子从山上下来。民警对其实行盘查后得知,该中年男子刚刚从山上买完毒品下来。他身上携带有“一飞”的海洛因,而卖给他毒品的,正是此次要抓捕的对象——越南人阿豹。

考虑到阿豹所在的位置太靠近中越边境,山高林密,嫌疑人很容易逃脱,民警继续在山上的小路边潜伏,大约又等了20分钟左右,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才终于出现。此人正是阿豹。

顾会永带领潜伏的民警飞身而出。阿豹见状夺路而逃,被民警扑倒在地。民警当场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和一个白色的小药瓶,药瓶里装了53小包疑似毒品海洛因的东西,净重8.5克。

在抓捕现场,狡猾的阿豹坚称,毒品是自己用来吸食的,而水果刀是他用来削水果吃的。带回派出所审讯后,看到警方前期掌握了大量的他违法犯罪的证据,阿豹这才低下了头,对其贩卖毒品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看似一次简单的抓捕行动,但先期摸排、准备工作,花了我们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顾会永说。

3次追捕持枪毒枭

阿豹随身携带的只是水果刀,有的毒贩甚至持有枪械,比如毒枭阿文。

曾参与了阿文抓捕过程的欧宏武,是崇左市公安局边防支队凭祥边防大队刑事侦查队的教导员。36岁的他皮肤黝黑,脸上总挂着憨厚的笑容,谈起这起案子时,眼神里会散发出犀利的光芒。

2016年9月15日,时任凭祥边防大队平边防派出所副所长的欧宏武接到群众举报称:崇左市宁明县寨安乡一名叫“阿文”的男子家中藏有大量毒品,并持有制式枪支和弹药。随后,警方成立9·15专案组展开案件的侦破工作。

当日凌晨3点,民警收到信息,阿文在宁明县某宾馆开了房,与两个人一起吸冰毒。欧宏武立即和同事们赶到阿文所在的宾馆进行伏击布控。酒店的楼梯、电梯,所有能逃跑的角落和出口,都布控了警力。

本以为阿文插翅难逃,可当专案组民警破门进入



边防官兵正在对出入边境的车辆进行检查。



边防官兵苦练射击本领。



特大贩毒案犯罪嫌疑人指认毒品。



缉毒官兵与群众开展“不让毒品进我家”联合签字活动。



崇左市边防支队官兵开展车辆盘查训练。

□ 特稿 87

边境线上的生死毒战

本报记者 庞慧敏 本报通讯员 蔡 铮

茂密的丛林间、连绵的村庄里、出入境的检查站中、数不清的土路便道上……在遥远的地方,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缉毒故事正在发生;一次次命悬一线的生死较量正在上演。

对于所有的缉毒官兵来说,这是一场不能输的战争。



凭祥边防派出所官兵加大对娱乐场所治安清查力度。

鲜血写就的缉毒经验

抓捕阿文的过程虽然惊险,所幸没有民警伤亡,但并不是每次缉毒都能如此幸运。崇左市公安边防支队民警对阿文实施周边居民当人质,民警放弃了搜查。凌晨5点,根据身份证件上的地址,民警来到阿文的家。房间的抽屉中,搜出了两袋冰毒;一个工具箱里,发现了10多颗子弹;一条牛仔裤的口袋里,插着一把已经上膛的手枪。

经物证部门鉴定,该枪是美国制造的勃朗宁M1911A1式9毫米军用手枪,19发子弹中13发具有杀伤力;冰毒净重1085.9克。

“一个吸毒人员持有枪支,是很危险的。”欧宏武和队员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他拿下”。

一个月后,警方获知阿文已经从边境便道偷潜回了宁明县。为了掌握阿文入住的详细信息,一名侦查员只身前往打探消息。但谁也没有料到,侦查员刚到酒店大堂落座,意外就发生了。

阿文和4个人一起从电梯迎面走出来,其中有两个人架着一名青年往宾馆大门口走去。

“救我!救我!他们想抢我上车!”被挟持的人挣扎着大声呼救,随后还冲着侦查员喊出致命的话,“警察救我!警察快抓我!”

侦查员心头一紧,不好,暴露了。

只身一人的侦查员来不及多想,只好亮出身份,一个箭步上前,一把抓住阿文的脖子,与他扭斗。

此时,宾馆外一辆车疾驰而来。阿文的两个同伙拿出有30厘米长的特大号牛角刀向侦查员扑来。躲闪中,阿文被同伙接走。车辆绝尘而去。

不久,警方再次获得线索:阿文躲到了离崇左200公里外的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的一家宾馆里。这次,阿文住在8楼,选择了一间窗外有水管便于逃跑的房间。

为了不打草惊蛇,同年10月18日,警方终于等来了机会:阿文下楼了。但民警们又遇到了棘手的状况——和阿文一起出来的两个人中,有一人是孕妇。警方不敢轻举妄动,一路悄悄跟踪着,直到附近的一个菜市场,阿文的车停在一间药店旁边。

“夏天抓捕不能穿防弹衣,否则就暴露了。”欧宏武说,当天,他带领两名便民警跟进药店,在阿文和怀孕女子分开的瞬间,一位民警突然将阿文扑倒在地。

阿文这才终于被缉拿归案。

女司机下车打开车尾箱的同时,刘毅顺手把后备车门拉开,一块由黄色牛皮纸包裹的东西掉了出来,心头疑似海洛因。刘毅心惊胆战,贩毒分子这么明目张胆,竟敢直接把毒品搁在轿车的后座上?

此时,在一旁的战士正想实施抓捕,刘毅推了他一把,使了个眼色,让他去打开旁边的通道,并迅速一脚将包裹踢到车底下。

“请跟我们到休息室打一下东西。”刘毅笑容满面地邀请他们到执勤点的小屋帮忙拿东西。女司机犹豫地说自己胃疼,想先拿上皮包里的胃药。

“先过来,一会让战士帮忙拿。”刘毅客气地半推半拉。等他们一进小屋,刘毅和其他官兵立即将他们控住制住。

刘毅随后小心翼翼地打开皮包,只见一把闪着银光的仿六四式军用手枪露了出来,拉开弹夹,里头装着3发子弹。

“手枪已经上膛了,如果当时让她把手伸进皮包里,就麻烦了。”经过现场搜查,刘毅带领执勤官兵当场从放在小轿车后排座的档案袋和月饼盒内,搜出了毒品海洛因19块,净重7482.4克。

多年的缉毒工作,也让刘毅和战友们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什么鸟窝藏毒、鞋底藏毒、护身符藏毒、纸巾盒藏毒等奇葩的藏毒方式,如今都成为了工作经验传授给新来的战士。

2015年,在崇左市公安边防支队隘口边防派出所担任警长的刘毅对一辆满载甘蔗的面包车进行检查。他和3名战士将甘蔗一捆捆地扛下来检查,始终没有发现什么东西。眼见只剩最后3捆了,战士们觉得不会有什问题,正准备挥手放行,刘毅却坚持将最后3捆甘蔗也扛下去。

此时,4公斤的冰毒顿时露了出来。

向“毒根”宣战

很多人之所以选择贩毒,是受暴利的驱使。因此,打击毒品犯罪不仅仅要与毒贩斗智斗勇,还要向“毒根”宣战。

在记者到来的10天前,凭祥市刚刚开展了一次依法查封涉毒房产的行动。凭祥市连全村龙里屯村头一幢崭新盖金贴花的4层小洋房,被贴上了“贩卖毒品依法查封”的封条,该幢房屋的主人系涉毒犯罪嫌疑人曾某龙。

民警岑肯参与了此次行动。他说,当时,曾某龙的

韩中宽在隘口边防派出所已经工作了8年,辖区里8成的吸毒人员被他抓过。

“你想,得有多少人恨我?”韩中宽笑着说道,他知道在凭祥市戒毒所的墙面上有好几处自己的名字,都是吸毒人员写的,他们还在我的名字后威胁要对我的家人下手!最恨的就是我!”

尽管如此,韩中宽依然尽自己所能地,去帮助戒毒成功的人融入到正常的生活中。“你不帮他一把,他被社会抛弃,复吸的几率会很大。”

在礼茶村,35岁的陈某被韩中宽抓了3次。19岁时,陈某就在村头的芭蕉树下被人引诱吸食海洛因,“他们告诉我吸了能解乏”。

渐渐地,总向父母要钱的陈某被家人发现吸毒,村里谁家丢了东西,也首先怀疑到他头上。第一次被韩中宽抓到后,陈某被拘留了15天。从看守所出来时,他的老婆跑了,留下几个月大的孩子。

浑浑噩噩中,陈某又接连被抓了两次。等他第3次从戒毒所出来,韩中宽苦口婆心地劝他看在孩子和父母的份上,好好过日子。

“现在,我是个小工头,天天带工人做工,有事做。我不吸了,一个月能挣六七千元。”陈某的脸上有了笑容。

“好好挣钱养家,以后再娶个老婆。”韩中宽拍着陈某的肩。

“如果结婚,跟你借几万块钱咯。”

“可以,越南盾。”韩中宽和陈某互相开着玩笑,气氛很是融洽。

凭祥市友谊镇三联村驮里屯的吸毒人员李某,也从凭祥边防大队刑事侦查队教导员欧宏武那里得到过温暖的关怀。33岁的李某曾因为吸毒被全家人嫌弃,“我有4个兄弟,他们被我借钱都借怕了,没有钱我就去偷,家里值钱一点的东西也被我卖光了。”

2016年,李某因入室盗窃被判了半年,出来后,他成为欧宏武的帮扶对象,“找不到工作没饭吃,看见自己的孩子上不了学,成天穿得脏兮兮像个小乞丐,别人家的孩子穿得整整齐齐,每天都能高高兴兴地上学,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欧宏武抓住李某对家庭的责任感这个突破口,力劝他不要再吸毒,指导他去防疫站领免费发放的美沙酮戒毒,并为他做担保,让他在平而边贸互市点开货车送货。

“我每天有两三百元收入,旺季时月入过万元。现在生活比较安定,不像以前老做噩梦。”李某告别了之前没米下锅的窘迫,建起了两层小洋楼,开始了新的生活。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毒品远离,还边境一片净土。”欧宏武说。

本报照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二维码。